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纂疏卷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十一 經部

孟子纂疏卷三

宋 趙順孫 撰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

夫名吏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

丑葢設辭以問也　輔氏曰此必是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尚恐孟子不敢以管晏之功自期是全未知孟子也○眞氏曰齊宣王既慕威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葢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過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真氏曰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識識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議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防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

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則詭遇而獲禽耳則是併與功都說了然朱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只作一人說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耳管仲則詭遇以逢威公之為故得禽多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輔氏曰譬如人自以手反覆此易為耳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令時則易然也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思謂蓋耒耜之屬或云大鋤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令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愚謂以德行之速乘時勢之易此真有所不難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語録曰言雖由此而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輔氏曰上章

乃公孫丑設辭以問孟子若當要路於齊國管晏二子之功可復以自許否乎孟子既言二子之功不足為而以齊王猶反手之說告之矣故丑復設辭以問孟子若遂得位以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是亦宜然而不足怪矣其併以王霸為言者丑方聞孟子之說而未能無疑習於世俗之論而不肯遽捨也

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語錄曰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輔氏曰任大謂加齊之卿相責重謂人望以霸王之業凡人氣稟弱小而不知持養者遇事便疑惑恐懼以動其心況任大責重如此其心豈有不動者哉想公孫丑正未免此故以為問蓋疑孟子擔當不去有所疑懼而動心也

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

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或問孟子之不動心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輔氏曰曲禮四十曰彊而仕非道明德立則何以仕哉孔子之不惑則道明之謂也孟子之不動心則德立之謂也唯其不惑然後能不動心也大抵人年四十亦是箇大節指所以使之出仕而夫子亦嘗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陵陽李氏問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葛氏曰集註乃是借彼以明此猶言孔子之不惑亦如此而已今曰孔子不惑亦不疑之謂不疑則自不動矣以不動為聖人之不惑以不惑而後能不動似非所以言聖人恐於集註之意不能無小差也集註不惑章又云於事理之當然

者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既曰無所事守則不動心乃其餘事斯又足以見其道明德立非有次第也黄氏曰李說是也萬之疑過矣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愚案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之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

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賛孟子不動心之難輔氏曰孟賁血氣之勇雖非孟子等倫然時人莫不以賁為難能故丑借以賛孟子不動心之難耳孟子

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

難也語録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捉得定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輔氏曰程子之説本云不動心有道如數子皆中有所主便心不動所謂數子者即併下文黝舍言之黝舍二子其麤厲又非告子比然其心一以必勝為主一以不懼為主故其心亦皆不動以此觀之則程子正意可見不然則如黝舍二子事皆有窒礙説不合也

北宫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寛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効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宫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愚謂以毳織布曰褐寛博寛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輔氏曰以

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亦以其言而知之也其心以必勝夫人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反報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語録曰此是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案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

矣語録曰此孟施舍識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已輔氏曰黝務敵人謂黝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已謂舍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語録曰問曾子反求諸已固有可見處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此因孟子説處文義推究亦無事實可指但將其平

日所言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又曰子夏篤信聖人但看他言語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類便見得他有箇緊要定底意思○昭武李氏曰集註以子夏為篤信聖人至曾子則以為明理篤信者特堅守不變之謂於反身處未有以知其盡也若反身而盡則理無不明行無不慊矣黄氏曰子夏未盡反身蓋對曾子而言也子夏之學看着聖人篤信而進取之曾子之學只是點檢自身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

或問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黄氏曰北宮黝之勇只要與人鬭故子夏之學似之孟施舍之勇只是要心能不懼故曾子之學似之

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輔氏曰黝務敵人則不屈於外舍專守己則無懼於我是舍之比黝所守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文集曰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愚謂凡物縮之則直衡之則橫古尚

質故冠之吉凶相似而惟直縫之同今尚文故冠之吉凶相反而有横縫之異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愚謂古者以皮束棺蓋不用鐵故也為直者二為横者三惴恐懼之也徃徃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或問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〇

語録曰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略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而以縮不縮爲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

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輔氏曰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以見已之所以不動心亦是如此其意至此已足矣下文則是緣公孫丑反復問難故又說得如此詳盡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語録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

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輔氏曰達字與辭達而已矣之達同言而不能通達乃其所以失也舍置其言謂置其前言而別更爲說也若言有所不達而反求其理於心則是因言之失而自累其心也安字與於汝安乎之安同心是䰟杌不安則正失其心之平也力制其心謂硬把定其心也若心有所不安而更求其助於氣則是舍其本而從事於末也此四句乃告子不動心之法蓋告子只就心上整理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以爲末節而不理會平居惟恐動着他心故雖義理亦皆以爲在外而不敢認爲已有程子所謂不知義在内者是也此其所以未四十而能先孟子不

動心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於末猶之可也語錄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又曰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於內其不可也必矣語錄曰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擇乎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又曰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輔氏曰

言心聲也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言有不順理不通達即是心有不順理不通達處也不得於言須就心上理會心正而明則言無不達矣告子反之是因其言之或失於外而遂遺其所以然者於内而不求也是則豈可哉故曰其不可也必矣○永嘉陳氏曰言上有病便是他心上有病當反求諸心可也告子乃言不求於心此是他不知言處孟子與告子正相反故於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所受病之處蓋詖淫邪遁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心之病也因其言之病知其心之病孟子所以為知言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輔氏曰以下文氣志貴於交相養之說觀之則勿求於氣之説尚未為盡善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

者也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壹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志即心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語録曰志家㨿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又曰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之○又曰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至此氣亦隨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内外本末交相培養或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曰持志所以直其内

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語錄曰志是最要緊氣亦不可緩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輔氏曰志與氣雖有緩急而實不爭多則兩下皆不可不理會故人當敬守其志而又不可不致養其氣守即持也敬則主一而無適也欲持守其志非敬不可故程子謂帥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也養即無暴也凡氣發得暴者皆失其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是以集義爲本而又無正志助長之病方得其養也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輔氏曰言與心雖有內外心與氣雖有本末而內外本末貴乎交相培養孟子雖不及言上工夫然朱子嘗謂言上亦不可無工夫故程子有言發禁躁妄內

斯靜專工夫兩下皆要到然後言順氣平而其心自然不動孟子養氣後面更有許多說話在然其不動心之大略則具見於此其視告子外義而不顧言悖而氣麤硬守定其心而不動者殆不可同年而語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語錄曰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又問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輔氏曰此見丑之有志於學也使其無志於學

則聞孟子之言亦漫聽之而已必不能如是問之反覆也

壹專一也　輔氏曰此本程子說但其說以為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此為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末後雖分得好但說一動氣則便動志一動志則便動氣亦太說得輕了至第二說以為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若志專在淫僻則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亦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此却說得好

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　語録曰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

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　語録曰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

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吾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是○又曰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如蹶者趨者要如此者是心及其蹶趨則是氣也此其察理精矣

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或問程子之說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輔氏曰什九什一所以極言其多與少耳所以如此說者只是要以志為主工夫須多在志上方可故程子又有說曰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語録曰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而孟子告之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輔氏曰盡心知至也知性物格也物格知至則凡天下之事過於吾前者其理皆軒豁呈露無有遁情況言心聲也一接乎耳則豈不能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耶言有是非得失而所以然者則心也心有蔽陷離窮之病則言有詖淫邪遁之失矣

浩然盛大

流行之貎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文集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〇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餒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乎體唯孟子善養之故復其初而成浩然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

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胷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輔氏曰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疑惑恐懼等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貼襯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爲末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

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愚謂心所獨得謂非人所與知有形有聲則有可指之驗惟無形聲之可驗則言語誠有未易形容者矣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語錄曰問集註於剛字下點句何也曰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之間乃其效也○又曰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輔氏曰至大初無限量者謂充塞宇宙而無有邊表之處窮盡之時也至剛不可屈撓者謂堅勁果決雖金石亦透過舉天下萬物不能沮抑之也此乃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人固是稟天地之正氣以生然其間亦不能無盛衰之異此但言其盛者耳其體段本如是者孟子以至大至剛指言氣之本相也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者舉體則足以該

之矣

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

語錄曰充塞是遍滿之意○又曰有一毫不滿不足之意則非塞矣○輔氏曰人雖是稟得此氣以生然須是所為凡事合義自反而直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則乃為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如正忘助長以為之害則是氣之體始為無所虧欠而充塞乎天地之中更無有為之間隔者矣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也

語錄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曰天人一也○又曰蔽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通不

息一為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以麤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纔被漢王數其十罪便覺沮屈去不得也○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得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欿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盛大之體也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輔氏曰心得其正如大學所謂正心無四者之累則心始得其正矣心得其正則氣之盛大流行者自可見故人當於此際體認取盛大流行則其氣方始無所虧欠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義語錄曰問配字從前只訓作合今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不餒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又曰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自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衰出來朱子謂一衰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衮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又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語錄曰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又曰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

餒飢乏

而氣不充體也　輔氏曰餒如人之不食而飢餒便覺得其體虛乏而不充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

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語録曰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為○又曰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養得此氣自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我這氣自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輔氏曰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便是一衰出來之意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反又口刧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語録曰集義是平時積累

工夫○又曰只是件件要合宜自然積得多○又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輔氏曰集謂積集於此不一而足

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

語録曰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者謂如纔行得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又曰襲如劫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習工夫者也○又曰猶曰於一事一行之義勇而為之以襲取其氣也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

文集曰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義則胷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語録曰事事都要合道理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纔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輔氏曰氣雖可以配

道義使之張大無所不達然其養之之始則在乎集義以生之若我之所為事事合義自反而常直則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而浩然之氣自然發生於中也所謂自然發生於中一句甚要切說得生字分明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語錄曰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己也○又曰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搏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己有也

慊快也足也

輔氏曰慊是心有所銜之義而此所謂慊者則銜其快與足也

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

輔氏曰氣是集衆義而生故不可不積若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便不直自反既不直便自不足於心才有不足於心則

氣之體便有所不充矣 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内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 文集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輔氏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便不直心之理便不足氣之體便不充則義之不在外也明矣今告子乃曰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直是將義屏除去更不復以爲事只就心上理會則是全然不知此理矣浩然之氣將何自而能生哉 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 語録曰問外義之意蓋告子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輔氏曰告子謂言有所不得於義則當舍置其所言而別更爲說若言有

所不得而反求於心則是因言之失而自累其心平居唯恐動着他心故雖義亦以為在外而不敢認為己有此即外義之意也

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語録曰有所事只是集義也○黄氏曰猶言必有所作為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文集曰如言有事於顓臾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預期也文集曰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語録曰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意古人言正字皆謂必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語録曰公羊傳云師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彼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輔氏曰正謂預期也勿正謂勿預期也勿正心謂勿以其心預期之也若大學之所謂正心則謂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累而心體自得其正耳其語意固不同也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語録曰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為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又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大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又曰是集義中小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輔氏曰必有事焉者謂必以集義為事也勿預期其效者謂勿正也勿忘謂雖以集義為事或心生而未熟或集義而未多氣雖生而未至於充盛則但當勿忘其所集義之事也勿助長謂不可用意作為以助氣之

長也夫養氣固在於集義然其所以集義之節度則又當如是也

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輔氏曰舍之而不耘者是忘其集義之事者也助之長者是預期之而不得乃妄意作為以助氣之長者也然忘其集義之事則氣失其養不能發生而已至於妄有作為以助氣之長則氣反被害將如苗之槁死而後已也苟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妄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夫其所謂

揠則反以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也蓋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語錄曰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愚謂告子之事雖不可詳考然即其以義為外而彊制其心與人辯論則自執己私屢變其說展轉求勝即其狹陋蔽固有害於盛大流行之體亦已多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語録曰詖是說得一邊長一邊短○又曰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淫放蕩也語録曰淫者說得周遮浩瀚○輔氏曰放蕩謂無檢說得漸次夸張泛濫去邪邪僻也輔氏曰邪僻謂不正說得一向喝邪乖僻去遁逃避也語録曰遁如墨者夷之他說愛無差等却又說施由親始楊朱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又遁處却說天下非拔一毛所能利若人人不拔一毛則天下利矣如佛氏他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這是他遁了○輔氏

曰逃避謂走閃說得皆成回互走作去**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輔氏曰偏陂則必放蕩放蕩則必邪僻邪僻則必逃避四者相因皆言之病也言形於外故以病言**蔽遮隔也**語錄曰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陷沉溺也**語錄曰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而不見岸了**離叛去也**輔氏曰叛去謂其心與正理違叛愈去愈遠**窮困屈也**輔氏曰困屈謂其心於理有不通而困躓鬱屈**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語錄曰問四者相因之說曰詖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有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只管說得闊了支蔓淫溢纔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

以自適○又曰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輔氏曰遁隔則必沉溺沉溺則必叛去叛去則必困屈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心存於中故以失言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輔氏曰此又言之四病與心之四失表裏又相因也言心聲也故曰人之有言皆本於心蔽則心之初失也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陷離窮之三失皆無之矣○永嘉陳氏曰辭之偏詖者由其心之蔽於理辭之淫放者由其心之陷於欲辭之邪僻者由其心之離於道辭之逃遁者由其心之窮屈於義理也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

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輔氏曰此言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略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輔氏曰此言告子之學離本末隳內外而不足以知夫道之實也既不能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則所謂不動心殆亦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而已矣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

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語録曰程子只言高如衆人了便見得衆人與人一般低立在堂下如何辨得人長短○問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那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輔氏曰心通乎道謂心與理一則其於天下是非得失真如持權衡於此而輕重分毫之不差蓋不待求而知思而得也至於見識不超出於衆人之上則亦安能辨衆人之曲直邪非親到孟子地位則何能以是言之哉

宰我子貢善為説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三山人〇輔氏曰林氏之説當矣先儒皆有所不及者蓋惑於兩夫子字而然今以此夫子字為指孟子而言下段夫子字為指孔子而言然後明白無疑也

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輔氏曰大凡非得於心體於身而貌言之其支離蔓衍離真失正者固不足論政使偶合於理則亦輕虛浮淺既無沈着痛快之意又無含蓄有餘之味不堪咀嚼不堪涵泳必矣惟冉閔顔三子者心得之身體之所以言之親切而有味可以涵泳而咀嚼玆其所以為善也

公孫丑言

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其不能哉至於氣則必將見於行事況此章本為當大事不動心而言則夫養氣豈非德行乎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輔氏曰辭命在聖人豈有不能所以如此說者正欲教學者務本耳與論語所謂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同意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子顔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

或問六子之不同曰

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顔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黙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滞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爾○輔氏曰孟子謂人之有是四體則一體猶一肢具體謂得其全體者宜也夫游夏以文學名子張以高明稱是固各得聖人之一體矣至於冉閔顔子之德行則具有聖人之全體但養之未至充之未全故未極於廣大

耳使其極於廣大則是固聖人天地之德也然此論亦未得為精細蓋冉閔顏子雖皆以德行稱然恐冉閔二子之所至終未及於顏子也至顏子之亞聖則與聖人相去特一間耳

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陵陽李氏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耳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暴自

棄蓋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要須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〇愚謂學未至於聖人孟子之心終未慊也觀下文乃所願學孔子則可見矣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

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輔氏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則伯夷伊尹固不得與之齊等矣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蔡氏曰此見孟子心通乎聖而羣聖人之心所以不約而同者惟在於此故集註以為根本節目之大者○輔氏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非德之盛何以及此此即所謂本根之大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非心得其正而不為外物所動者何以及此此即所謂節目之大者也本根之大不立固無以為節目之正節目之大不正則所謂本根者又豈能至於若是之盛哉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語録曰汙是汙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讀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

汙下矣高明與汙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汙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近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永嘉陳氏曰衣於斯食於斯寢且處於斯終身由而不自知夫子之功所以與天長地久雖堯舜不能與也○又曰

人連堯舜也不識當時若無孔子今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

輔氏曰禮者政之本也見人之禮則知其政者遡其末而知其本也樂者德之發也聞人之樂而知其德者因其發而知其蘊也大凡者泛言其理實如是也

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輔氏曰惟其理之如是故我從百世之後以是等差百世之王其政之優劣德

之高下莫不盡見無有一人能遁其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愚案牝曰麒牡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鳳凰羽蟲之長愚案雄曰鳳雌曰凰狀如鶴五色而文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

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愚謂三子所論皆以事功言但宰我之所言者帝也子貢之所言者王也有若之所言者聖也此其為不同耳○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輔氏曰學者須是潛心玩索庶幾有得於心若泛然讀過則亦何能有益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威晉文是也輔氏曰力如今人之言事力也葢生於已

之所有而霸者之所有其大者則土地甲兵也假仁者謂已本無是仁心徒以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借夫仁之一二事以圖彊霸之功如齊威晉文也五霸獨以威文言者舉其盛者也夫假仁者固不足道然有土地甲兵之力而不借仁以行之則雖霸者之功亦無由可致矣

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輔氏曰德謂得於已而不失者也仁則性之所固也自吾之得於已者推而行之則唯吾之所為生殺予奪闔闢斂散自然無所往而非仁矣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已者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者也已以偽感人以偽應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鄒氏名浩毗陵人○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為簡要然其所

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脩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謂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爲得之其視董子美玉碔砆之喻荀子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爲優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輔氏曰本天理者常安榮狥人欲者常危辱固人理之自然也好榮而惡辱亦人情之同然也然心爲之宰則以其情而順其理好榮而居仁惡辱而不居不仁者是也心苟不宰則肆其情

而咈其理好榮而不居仁惡辱而居不仁者是也夫惡辱而居不仁其為得失是非甚易見也而情性之不治者每陷焉而不自知故以惡濕而居下者曉之夫惡濕而居下此又易見之甚而人未有不知避者故以是曉之而欲其省覺也夫惡辱者義之端也居不仁者不仁不智者之所為也不仁則不足以安其守不智則不足以決其行故徒知惡辱而終不能免辱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輔氏曰彊仁者勇者之仁勉彊於行仁者也所謂安行利行之事亦自此而造耳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

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輔氏曰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詳味此意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

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緜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詩傳曰託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緜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賛之以為知道也輔氏曰鴟鴞之詩則周公所作所謂安仁者之事而非彊仁者之所能也故孔子讀之以為知道知道則仁矣詳味思患預防之義則仁之理亦自可識非是心之存者能之乎○真氏曰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為之備若此今國家閒暇不

能修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如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及鴟鴞遠矣為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為般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輔氏曰縱欲則無緣得當乎理偷安則是私心之所為其為不仁甚矣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悦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恱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語録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

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宫室宫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輔氏曰此雖是張子以意度言之然觀孟子所論征商自此賤丈夫始之説則知先王之政必是如此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輔氏曰助而不稅則是用助法而不用貢法周之徹法通用二者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語録曰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業者罰之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閒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着業而無游手與甚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四者而已令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輔氏曰此則是末流之害縱人欲而滅天理者之所為也斯民何其不幸哉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輔氏曰奉行天命則謂之天之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者如栽培傾覆推亡固存者是也若湯武者湯武以征伐得天下其迹著故也要之聖人得位者皆能為之故曰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輔氏曰所以極言行王政與不行者之得失使後之人君知所警勵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語録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衮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别無可勾當只得生物不似得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如云天命豈是諄諄然命之所謂為心亦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是會磨出這物事○又曰天包著地别無所作為只知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説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句難故著箇以生物為心○又曰天地生物自是温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没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

矣○真氏曰天地造物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同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輔氏曰孟子言先王如此則便

見得衆人不能如此集註又發明衆人之所以不能然之故與夫先王之所以能然之由使學者得以致知而力行也夫人皆有是不忍人之心惟學然後能知之衆人是指不知學者故言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所以不能察其端緒而推廣之於政事之間先王則指聖人也聖人更不言察識推廣之事但言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此亦可見聖人之忠恕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體用兼備而天下雖大皆在吾性分之中治之固為近且易耳〇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内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語録曰惻是初頭子隱是痛○輔氏曰怵然惕然皆是其心驚懼而念起之意緣其卒乍而見故其心有所驚懼而動也惻傷之切者謂傷之切於己也隱痛之深者謂痛之發於理也始也怵惕中也隱痛自淺而深也此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亦可謂善於形容者矣○蔡氏曰惻者傷其失仁於外也隱者痛其失仁而不忍於中也

内結要求聲名也

語錄曰是惡其被不救之名

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

語錄曰方其乍見時也着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未暇思量到但更進宴時則了不得也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文集曰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又曰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語錄曰腔子只是此心內虛處○又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曰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血出却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少間隔癢痾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少不通處便是被些私意隔了○又曰

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之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遍滿無非此惻隱之心餲處即是無有欠闕也黄氏曰極是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輔氏曰謝氏要人識得此箇真心學者先識得此心然後有進步處非思而得非勉而中所以言天理自然之妙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所以言人欲造作之私○真氏曰孺子未有所

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語録曰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

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蔡氏曰羞者以其非義而恥之於內也惡者以其非義而憎之於外也辭者以其非禮而不受於己也讓者以其非禮而還之於人也是者以其善之未分而是之也非者以其惡之未分而非之也○又曰每端兩字有內外人己之分惟是非一端則兩字皆在內而照乎外蓋仁義禮皆在內而外接乎物惟智則獨在內而外照乎物也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黃氏曰暴虐狠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誇傲很淩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具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輔氏

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已也○真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遜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又曰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文集曰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

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辭遜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

心統性情者也

文集曰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貫之○語録曰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所發之名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來性不是別有一箇物在心裏此心具此性情○又曰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著這性情在裏面○又曰性是静情是動心則兼動静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又曰統猶兼也○又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又曰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

主之也○又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又曰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為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又曰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心統情○黄氏曰統字兼兩義有訓總字者有訓主字者非性情之外别有心只是總性情而謂之心心雖便是性情然又能為性情之主宰故兼此兩義而謂之統也○陳氏曰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性情而為之主也

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文集曰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輔氏曰緒謂頭緒也因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發而仁義禮智本然之性可得而見譬猶有物在中而其頭緒見於外也○陳氏曰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又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蔡氏曰性不可見以其初發之端緒而見其性之本然○永嘉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

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輔氏曰人所必有應上明其必有之說物欲蔽之應上物欲害之之說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語録曰擴是脹開充是放滿○又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

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語錄曰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又曰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治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又曰日新又新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愚謂足以保四海極其遠而言之也不足以保妻子

極其近而言之也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

黃氏曰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心之用也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也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天下之人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既啟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

用之遂絶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輔氏曰反求黙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以予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充廣於其後之意也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輔氏曰程子之説乃為仁由己之意熟玩之自有以啟人進德之誠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語録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與禮智皆然○黄氏曰仁義禮智莫非實理之所為故四端不言信而信

在其中矣○永嘉陳氏曰信者實有此者也四端不得信則不成四端

愚案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語錄曰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永嘉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函甲也愚謂函之為義取其能包裹人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語録曰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又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輔氏曰五性皆是天之賦與於人者故曰良貴謂天所予我自然之貴也貴字正對爵字而言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

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又曰仁者天理之本然無人欲之阽危人當常居其中而不可有須臾之離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輔氏曰莫之禦而不仁則是自不為之耳○真氏曰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輔氏曰不仁則頑然

不覺不智則憒然無知故不仁則不智而下句只言不智者蒙上句故不必言也既頑然不覺又憒然無知則自然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則亦不能然也自脩兩字雖出大學而集註於此下此二字極有意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周子名惇頤舂陵人

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

師矣輔氏曰周子是反説程子是順説亦可謂百世之師者一以言喜得聞其過而改之則必能全天之所以予我者而階之以為聖為賢故可以為百世之師一以見能勇於自脩如此者實難其人故可以為百世之師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葢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

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輔氏曰舜禹雖皆是聖人然禹則學而知者舜則生而知者故亦不無大小之別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耳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且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己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

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或聞善與人同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豪有我

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忘私順理而已非謂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彊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輔氏曰此兩句乃是善與人同之條目凡人之情已有不善則必有係吝而不能舍以從人人之有善則雖欲勉彊而不能取之於己是皆不能以善為天下公共底道理而各自以為私故唯大舜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故己或未善則無一豪係吝之私而脫然舍以從人人之有善則不用一豪勉彊之意而樂然取之於己如是則通天下唯善之同而初無在己在人

之異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愚案歷山在河東陶于河濵愚案濟陰定陶西南有陶丘亭漁于雷澤愚案雷夏兖州澤在濟陰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

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乃是助人之為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輔氏曰聖賢云者兼子路禹舜之事而言之也三人者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使子路而有彼此之間則於人告其有過之時未必不以為訕訐而惡之矣尚何喜之有哉惟有樂善之誠無彼此之間故在人之善有以裕於己無非取於人者是也在己之善有以及於人是與人為善者是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語録曰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

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又曰動作切切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輔氏曰如此解屑字方説得夷惠之意出先儒多解屑為輕者不盡其義也詩所謂不屑髢也者亦是此意

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

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馬能之馬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語録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汙己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問所以不觧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不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曰然○又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又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

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

語録曰問不恭是處己如此是待人如此曰是待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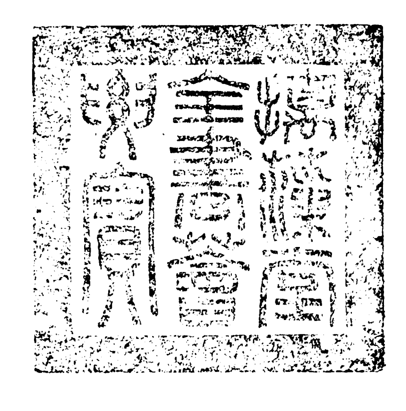
蓋其玩世視他人如無也

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語録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又曰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究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輔氏曰由清和而至於聖則是造乎至極之地也然其

初不能無偏故其終不免有弊君子不由者謂於理有不可由也詳味二子之行則所謂窄狹與簡慢者見矣○永嘉陳氏曰夷惠皆絕德而不合中庸故好處直是可學弊處却不當學

孟子纂疏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　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纂疏卷四 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十二 經部

孟子纂疏卷四

宋 趙順孫 撰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虚王相之屬也語録曰孤虚以方位言如俗言

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輔氏曰時十二時也日十日也支十二支也干十干也孤虛星也王相五氣之盛衰也其法具於兵書所由來者遠矣○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子丑為孤午未為虛王相如東方木王相於卯之類○愚謂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知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

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愚謂古者之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　粟穀也委

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輔氏曰此帝王常勝之道而夫子所謂我戰必克者皆為是也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内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賓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語録曰問莫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之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

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往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輔氏曰孟子本將朝王者禮也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者義也於此可見孟子之心至公無私因事制宜如權衡然物有重輕則權亦從而前卻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

而不出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亦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輔氏曰仲子雖學於孟子然未

免於世俗之習懾於勢之尊而不知在己之有義眩於儀之多而不察其意之不誠故作此態是亦世俗之常情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輔氏曰景丑之說拳跽曲拳奔走承順之敬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之敬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也○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隷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

扶下

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大學或問曰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並行而不悖矣

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輔氏曰道雖一本而其用則有萬不同時異事殊則

聖人處之各自成一樣禮經之說固是正理然曾子之說又或別是一般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輔氏曰自天下有達尊三以下則是孟子自說而集註所謂曾子之說蓋以德言者特指吾仁吾義云耳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

也為是故耳輔氏曰以為欲自尊大者世俗之見也不足與有為者君子之心也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者正謂此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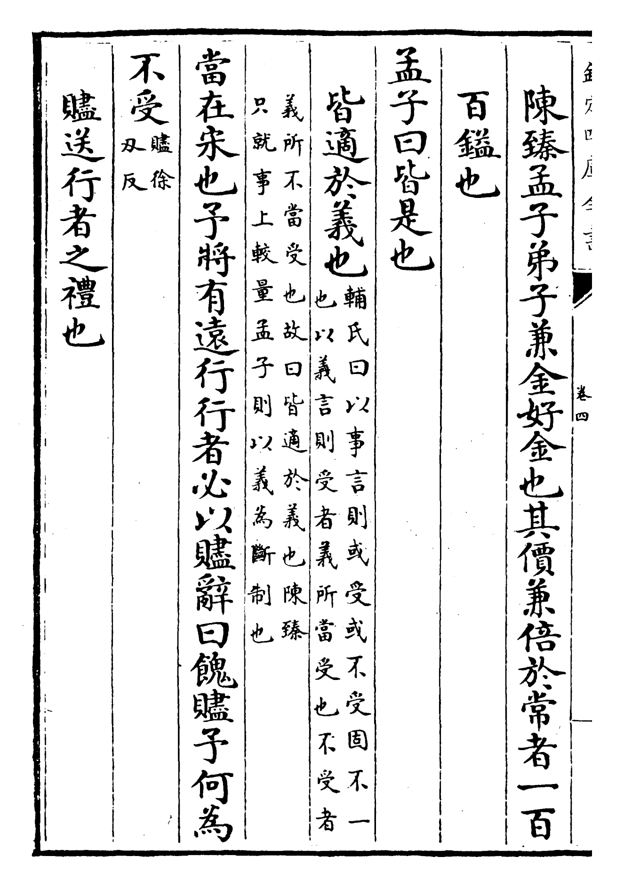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

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輔氏曰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賔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語録曰問賔師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此章見賔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

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能止於仁而惟知恃勢以驕夫臣臣不能止於敬而唯知自屈以陷夫君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大亂極敗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於事亦可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輔氏曰以事言則或受或不受固不一也以義言則受者義所當受也不受者義所不當受也故曰皆適於義也陳臻只就事上較量孟子則以義為斷制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輔氏曰理體也義用也當

於理則是適於義也○問孟子但有辭有受有取初無予之事而尹氏併言辭受取予者何也曰學者玩此章非特可以知辭受之義而亦可以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錢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語録曰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如大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大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鎬京却無二王之廟又如晉獻公使中生祭於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乃在曲沃而不徙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陳氏名暘三山人○輔氏

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定蓋元不曾有大抵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寛貌裕寛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禄故其進退之際寛裕如此

輔氏曰在易晉之初六曰罔孚裕無咎程子曰夫子恐後人不達寛裕之意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由是觀之凡始進未受命者茍上未見信猶可以寛裕自守况孟子處賓師之位又未嘗受禄乎宜其進退寛裕如此也一有官守言責則當自盡其職不可如此矣蚳鼃是有言責者孔距心是有官守者蚳鼃聞孟子之言雖不自以為罪然遂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孔距心雖知其為罪却只說過了

便休蠹之資質賢於距心多矣學者須當學蚳鼃則改過勇而進德當日新也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輔氏曰尹氏之說與上章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同意言孟子之辭受取予進退久速雖有不同然非有所愛惜適莫於其間也一當乎天理而已矣玩味其言可發深省嘗謂聖賢之曉人常寬裕委曲而無迫切之意人見其如此也則曰聖賢之術也而不知聖賢初無心也理當然耳故其所為無迹後世妄意聖人之所為而挾術以諫君故其迹露如魏徵望獻陵之事可見雖能濟一時之事然懷是心以事君則不恭甚矣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

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

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也孟子言所謂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則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臨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臨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輔氏曰古者棺椁無度者想只

是過於厚觀十三卦喪葬取之大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輔氏曰謂棺七寸則椁亦七寸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椁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

不得不可以為悦無財不可以為悦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輔氏曰先儒多以七寸之棺自天子達於庶人與下文得之為有財兩句礙故解云所以不得者正謂無財之故耳集註不從者此蓋孟子因而泛說葬禮如重累之數墻翣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槨言之也兼孟子自做兩句分說下來得之為有財又是總說必竟是兩意或者又以為當作而則尤分曉為作而是字誤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輔氏曰謂厚其棺槨者正為死者不欲使土近其肌膚耳惟如此則人子之心始以為快而無所慊恨也有所恨則是有所不

快處有不快處則是其心有不盡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輔氏曰如此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厎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意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輔氏曰此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矣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語録曰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邪史記云鄒人

孟軻勸齊王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又曰孟子言伐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觧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蔡氏曰周公攝政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征討而誅戮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語録曰周公當初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

○輔氏曰周公以親之故不忍料其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以為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不說周公為無過也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輔氏曰此是集註採程子游氏兩說合而成之可謂曲盡人情矣舜與周公皆是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處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

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輔氏曰林氏說得齊王之心發處與陳賈之意邪處孟子責陳賈之言深切處皆甚分明有以啟發萬世之為君臣者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者則如孟子因齊王見牛不忍之心而引之使保民者是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愚案四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受

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輔氏曰顯言之則訐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言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

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輔氏曰謂時子不知我之去乃為道之不行而於義不可不去耳今乃以是誘我設使我誠欲其富則前日方辭十萬之祿今日乃受萬鍾之饋則豈欲富者乎齊王時子之事是皆就人欲計較中來若孟子之意則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也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斷罔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輔氏曰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餽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是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輔氏曰程子恐讀書者不察誤認孟子之意故辨明之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悦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輔氏曰好賢之心切唯恐有不當其意故其計必出於此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茍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或問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輔氏曰此李先生說也謂若謂二人必欲常有人譽已於君側乃能自安則是奸道也豈足爲賢況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豈既仕而若此乎蓋二子直道以事君義不茍合非有賢者爲之主側必不見

容非欲人之譽己者是也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恐繆公不察己之誠也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恐子思勿察己之誠也臣而唯恐君之弗察其誠則其合也難其行道也不易使其君唯恐己之弗察其誠則其合也易其行道也不難繆公之待二子固不若子思矣然子思之與二子事皆其所自取如形影之相似也德若子思則亦應有此若只及得泄柳申詳則又只得如此耳下是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

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絶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絶子乎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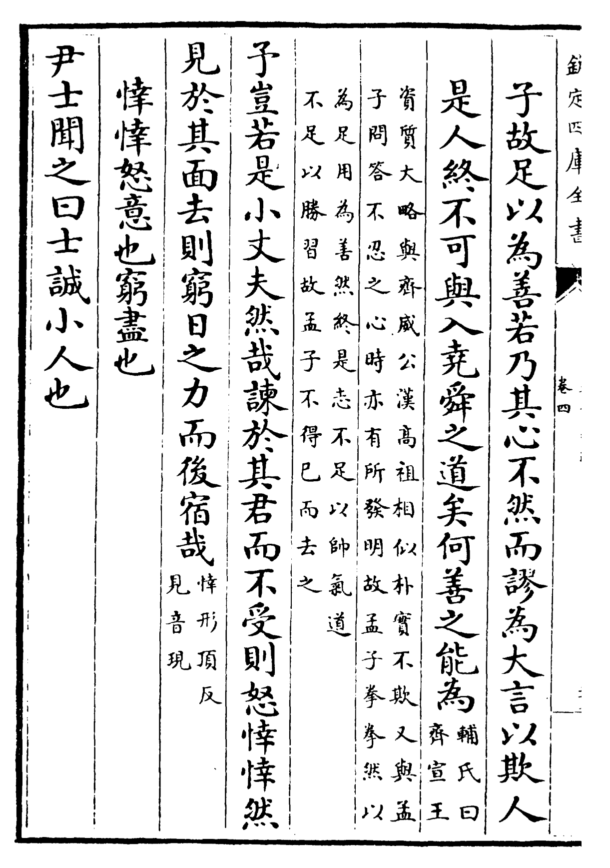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輔氏曰度孟子之於齊王必有為之兆者王不能用故去之然孟子不言其事故不可考其所以不言者或是當時人自知之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輔氏曰齊宣王資質大略與齊威公漢高祖相似朴實不欺又與孟子問答不忍之心時亦有所發明故孟子拳拳然以為足用為善然終是志不足以帥氣道不足以勝習故孟子不得已而去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輔氏曰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語録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葢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葢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

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輔氏曰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輔氏曰不能無不豫者憂世之心也所謂與民同患之仁也實未嘗不豫者樂天之事也所謂與天為一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即此章之事則可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語錄曰或謂師旅之師曰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考之則師旅為當

師友之師非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

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輔氏曰仕受禄禮之常也孟子之不受齊禄禮之變也君子以義起禮故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也蓋禮則一定義則權其禮之可否者也可則行否則變如此然後得乎時措之宜也公孫丑之學未能造此故欲以一端裁之此其所以誤也

孟子纂疏卷四